

第六章

不平凡的故事

莊宗澤神父

大嶼山神樂院



Rev. Giles Chong, OCSO

基督的愛給平凡無奇的隱修生活，帶來
深邃的平安和喜樂，無論祈禱、勞動或
進修，都依著這個原則出發，
平凡的生活就會變得多姿多采起來。

第六章 不平凡的故事

大嶼山神樂院莊宗澤神父

(Rev. Giles Chong, OCSO)	189
(一) 重臨神樂院	191
(二) 傳說中的隱修士	193
(三) 童真未泯，赤子之心	195
(四) 憂心戚戚，困難重重	199
(五) 有血有汗，但沒有淚	202
(六) 千山萬水，協力同心	205
(七) 從十字奶到曲奇餅	209
(八) 隱修士的真本色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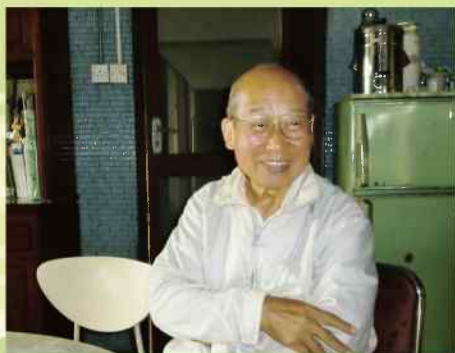
大嶼山神樂院 莊宗澤神父
Rev. Giles Chong, OCSO



莊宗澤神父以赤子之心侍奉天主。



大嶼山神樂院清幽恬靜，是祈禱侍主的世外桃源。



莊神父談隱修生活的聖召，扣人心弦。



莊宗澤神父共祭彌撒是隱修生活的重心。



神樂院所在的大嶼山大水坑，六十年前蚊蟲為患，百病叢生，當時香港政府正擬在此興建一所痲瘋病院。

(一) 重臨神樂院

四十多年前，我經常有空就帶個背囊，去大嶼山的熙篤會苦修院，當時要坐渡海小輪到梅窩，然後乘修院特約的街渡過去，連趕帶等，全程總得花上三、四個小時。但從香港出發，每一分一秒都有種期待，輪船一鳴，我就不知不覺地離開煩囂塵世，一路進入不食人間煙火的世界，閉起雙眼，心裡有說不出的寧靜、自由和灑脫。

如今，我又帶著背囊，回到苦修院去，內心仍然有種期待，但十年人事幾番新，我心裡盤算著：人、地、事都應該更新了好幾次吧？

從1955年起，熙篤會苦修院就屹立在大嶼山山谷之間，公元2000年1月，改名為聖母神樂院，可是這種中古時代的隱修生活，在現世尖端科技時代，可以經得起環境的考驗嗎？在人際關係越來越密切的社會中，這種獨善其身的模式仍有實用價值嗎？

從青衣城到大嶼山的神樂院，要先乘港鐵到欣澳，轉上愉景灣的巴士，再由巴士總站行往坪洲的街渡碼

頭。一路上，樹蔭載道，大廈林立，外國人明顯多了，和馬路上牽著犬隻，熙來攘往的非傭對照，就知道愉景灣現在是個高尚住宅區，以前赤著腳，慢步走過的沙灘，可能早已消失了。

街渡碼頭一帶，都是新近建築的，整齊清潔，船依時抵岸，我揀了個開蓬位置，急不及待的放眼遠望。在晨光熹微中，神樂院不但顯得細小，而且蜷縮在蒼鬱的森林裡，記憶中背山面海的大十字架，好像不復存在了。

一位黑肩白袍的神父，早已駕了部小貨車，在碼頭等著，一聲不響的揮手叫我上車，送我到山上的會客室。一位叫阿東的熟練義工，把我安置在會客室裡的一個房間內。但見窗外沙田柚樹，果實纍纍，鳥語花香，陽光燦爛，好一個靜修和寫作的人間仙境！

「莊神父現正在工作，他知道你來了，但他午後才見客，你暫且歇息歇息好了。」義工細心解說。「這些沙田柚都是莊神父親手種植的，肉質鮮甜，請隨便享用！」



(二) 傳說中的隱修士

聖教會為傳教士立了兩位主保聖人，除了聖方濟(St. Francis Xavier)之外，還冊封了聖女小德蘭(Saint Therese of Lisieux)。聖方濟越洋過海，翻山越嶺，渴望到中國傳教，以致客死異鄉；聖女小德蘭卻恰恰相反，她在法國小鎮進入加爾默羅苦修會後，足不出戶，終生不斷以默觀生活和犧牲，來支持世界各地的傳教士。

兩位聖人，兩種方式，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從前，一般人都簡稱聖母神樂院做苦修院，因為修士們與世隔絕，深居簡出，外間傳聞很少。傳說中的隱修士，終生過著中世紀的苦修生活，自給自足，守齋節食，收斂身心，為了專心祈禱，彼此之間都不苟言笑，只用手勢溝通，接待訪客，僅由一人負責。偶爾窺見堂內牆外，閃過一位頭蓋黑色風帽，身穿白色長袍，腰間束著皮帶的修士，人們都翹首仰望，覺得這種人不可思議，這種境界深奧莫測。

這種不一樣的聖召，曾經在1980年代，物質富裕

和經濟飛躍的時候，在歐美蓬勃一時，吸引了一大群返樸歸真的人，但在五十二年前的香港，究竟甚麼吸引了一位二十開外，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令他矢志不渝，度過了半個世紀的苦修生活而絕無悔意？

(三) 童真未泯，赤子之心

莊宗澤神父來自香港一個中等家庭，當年父母都不是教友，共有七個兄弟姊妹，他是排行最小的，廣東人叫做「孺仔」，比他年長的還有三位哥哥，三位姊姊。俗語說「孺仔拉心肝」，可以想像，父母和家人對他呵護的程度。

當時，莊神父和跟他對上的一個哥哥，都在聖類斯中學唸書，家裡只有他倆是教友，彼此之間的兄弟感情最深厚，以後的聖召途上，遇到甚麼荆棘，常憑這哥哥助他一臂之力。

就在中學那段日子裡，校內神父和修士的服務精神，給莊神父烙下了一個永久的印記，年紀輕輕的他，曾矢志要度聖召生活，但對一個非公教家庭來說，這種理想太不切實際了，父母的微言和阻撓，在所難免。莊神父現在已經七十四歲了，還有一顆赤子之心，充滿童真未泯的神氣。他把當年的情景娓娓道來。

「其實，是天主揀選我，不是我自己選自己的。」

我先後兩次入修院，第一次是香港教區聖神修院，第二次是熙篤會聖母神樂院。十六歲那年進入聖神修院時，母親已很不捨得，附上條件說：『畢業後就要回家！』

「當年，位於西貢的聖神修院，是香港教區在戰後(1945年)重建的，當時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團體，全院僅有十餘個修生，院長是麥耀初神父，副院長是劉蘊遜神父。後來，由於地勢偏僻，交通不便，很難請到資深的教職員，白英奇主教遂決定於1957年把聖神修院遷到薄扶林道，由米蘭外方傳教會捐贈的新校舍。

「有一次，聖神修院全體神長和修生，都到大嶼山旅行，參觀了熙篤苦修院，我緊隨著大夥兒，在牧牛場、農場和院舍之間穿插。之後，大自然的開朗，不但令我心曠神怡，而且我對這種獨特的傳教方式，感到好奇和欣賞極了！

「當天午後陽光很溫暖，一陣和風吹過，我更抖擻起來了。記得那天是聖若瑟瞻禮(3月19日)，我們參觀完牛房和農場之後，十時許進入聖堂望大禮彌撒，在撩繞的額我略聖詠下，在縷縷上升的乳香中，聖堂的氣氛，顯得莊嚴肅穆，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後幾天，每當我心情平靜，神樂院修士們當天誦經祈禱的情景，又活現在我腦海中，這令我聯想到，假如有一天在教區修道成功，擔當堂區的服務，就似乎只侷限於香港小小的一角，但若在神樂院裡，每天為全世界人類奉獻祈禱犧牲，豈不是更廣闊，範圍更大嗎？」

「於是，在一次每月向神師傾訴心聲的機會中，我坦誠披露了自己的心願。當時，我的修院神師是金普仁神父(Rev. Luigi Gambaro, PIME 1924-1997)，可是，他出乎意料的反應，令我非常困惑，他強調隱修生活非常刻苦，囑我安分守己，別再胡思亂想。我感到有點掃興，唯有把事情擱置下來。原來日後，他悄悄地觀察著我。」

「過了兩年，高中畢業前，我又向金神父重申我的志願，因為我對隱修生活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我感受到主的召喚越來越清晰。這次，金神父很坦白地說，前兩年我給他提出這個願望時，他的語氣是考驗我，如果我不再提及，事情就算了。他囑咐我寫信問神樂院，是否可以去體驗一下。原來，過去兩年，金神父所說的觀察和考驗，除了靜悄悄地等我舊事重提之外，一面為我祈禱打氣，一面搜集了許多有關隱修

生活的資料。說著，他從抽屜裡拿出了一疊疊有關隱修生活的小冊子，給我解釋。

「於是，我寫信給時任院長李博嵐，問他怎樣才知道有熙篤會的聖召？我不想欺騙自己，也不想欺騙教區，因他們已栽培了我一段時間，讓我修讀了許多課程，學習拉丁文等。

「院長回信說：『天主是不會派個天使下凡，向你宣讀聖旨，說你有熙篤會聖召的。你最好來修院體驗，讓我們也看看你是否有條件。』」

(四) 憂心戚戚，困難重重

收到了隱修院院長的邀請信，莊宗澤神父決定嘗試走出第一步。

「高中畢業那年，趁著暑假開始，我便往神樂院，與會士們一起祈禱、勞動和閱讀聖言。臨別時，院長打趣地問我：『阿莊，想通了沒有？我們看出你有這種生活的條件！』」

「頓時，我心花怒放回應說：『感謝天主，*Alleluia*！但先要得白英奇主教的批准。』因為我那時還是隸屬教區主教權下。再者，這件事怎麼向母親開口交待？當初我入教區修院修道時，母親已經捨不得，如今竟要入神樂院，一入侯門深似海，她那會放過我呢？」

「我決定找哥哥幫忙，他比我大兩歲，從小跟我感情深厚，我刻意安排了一天，帶他去大嶼山神樂院旅行，在渡輪途中，我藉辭要去洗手間，在他身邊留下一張字條，說明我的心願，並希望他以後好好照顧母親，畢竟他心領神會了。」

「我記得在神樂院時，院長曾向我說：『你已經是成年人(二十二歲)，自己可以作主。』經過一番思量和禱告後，我想出了一條妙計。

「當年(1961年)白英奇主教爲了悉心栽培國籍司鐸，曾經從聖神修院內選派了多名修生到羅馬進修，首先是在社會工作過才入修院的余福綿修士，跟著是我的兩位同學，即夏其龍和關俊棠兩位。

「我告訴母親，我也和兩位同學一起到羅馬深造，然後由他們從羅馬給我寄來些郵柬，我寫妥後，再由羅馬轉寄給母親，如是者五年多，母親一直以爲我身在羅馬。

「在神樂院的日子過得特別快，由於我在聖神修院的時候，已經適應了團體生活，打穩了拉丁文基礎，所以一個月之後，院方便收納了我進入初學院，我當然如魚得水，滿懷高興，向天主感恩。

「五年就這樣過去了。矢發終身聖願那天，家人答應陪同母親來探望我。發聖願前的一天，我心裡開始有點忐忑不安，恐怕媽媽屆時哭嚷著要我回家。豈料當母親看我第一眼，她眼神令我完全釋懷了！說實話，天下父母都希望兒女幸福，既然覺得我已找到幸福，她怎麼還要干擾呢？

「真的，當時我確實擁有內心的平安和喜悅，沒有半點造作。只是臨別時，母親仍依依不捨，我安慰她，年中可與家人同來歡聚。

「我在1966年矢發終身願後，哥哥結了婚，媽媽和姐姐也信奉了天主，無疑，為獻身給上主的人，這是超越百倍的償報。

「1969年，我被派到美國母院去唸神學，準備晉鐸，就在那段離鄉別井的日子裡，媽媽溘然長逝了。」

(五) 有血有汗，但沒有淚

六十年前的大嶼山神樂院原是一片荒蕪，寸草不生的沙丘土地，聖堂和向著海洋的大十字架鐘樓，是最早於1955年建成的，主體大樓即課室、圖書館和會議廳要到1963年才完成，中間是一座臥室，旁邊是種瓜種菜的園圃。

神樂院的日程包括祈禱、勞作，日常飲食是粗茶淡飯，這種簡樸及規律的生活，正是熙篤會的精神，也是莊宗澤神父追求的理想。

當年神樂院的第一批隱修士只有十一位，他們爲了保存信仰和聖召，在院長李博嵐神父的率領下，身經百劫，毅然從河北省南遷，逃亡到香港，依賴聖母大能的庇蔭，同心合力，建立一個不斷奉獻、祈禱和犧牲的團體。莊神父是香港教區第一位進入神樂院的修士，他當時的年齡跟其他神父修士一樣，都在二、三十歲之間，對莊神父來說，在這一群年輕力壯的開荒牛背後，蘊含著熙篤修士的本色，在他們默觀生活中，隱藏著中國受苦教會的精神。不難想像，莊神父



生活在這小團體內，信德是非常活躍，正能量是非常充沛的。

神樂院內，鐘聲每天響起七次，從晨早三時半開始，到晚上七時半就寢為止，召集大家一起祈禱唱經，跟著就是分工合作，如種樹、種菜、開路、鑿石、發掘水源、建築碼頭、放牛、燒飯、清潔、學習、會客等等。對莊神父來說，生活平淡，但多姿多采，套用他一句常說的話：這裡「有血有汗，但沒有眼淚。」^{註一}

中國第一座熙篤會院——聖母神慰院，早於1883年在察哈爾楊家坪成立，而大嶼山神樂院的前身，是1928年在河北省正定河灘建成的分院。神樂院其實是由大陸六十餘位修士中，倖存的十六位經過千山萬水，蒼桑百劫，同心協力，艱苦建立起來的。

1941年抗戰期間，當年僅三十五歲的李博嵐神父 (Rev. Lee, Paulinus OCSO, 1906 - 1980)，當選為正定聖母神樂院第一任院長，他不但獲得過半的合法票數，而且是第一位中國神父當院長。1947年，河北正定淪陷，李院長帶同四十餘名修士，倉促逃往四川成都，可惜不久成都又淪陷，大家再次逃亡。^{註二}

1949年，李院長當機立斷，先將可以離去的十位

神父修士，送到美加各地熙篤會院暫時棲身，自己則積極聯絡梅縣的美國瑪利諾傳教會福德主教(Rev. Bishop Francis X. Ford, M.M.)，及香港恩理覺主教(Rev. Bishop Valtorta, Enrico PIME)，徵詢他們有關去留的意見，兩人都表示歡迎熙篤會士加入他們的教區。^{註三}

莊宗澤神父又憶述神樂院的神父和修士，剛剛從大陸逃亡到香港時的奇妙遭遇。

「1950年李院長從美洲剛回到香港不久，突然收到電報，催速他回中國，李院長於是留下趙納德神父和一位修士在香港，自己則到廣州尋找失散了的十四位會士，最後，其中有八人安全抵港，住在九龍牛池灣聖若瑟安老院附近一間簡陋的木屋內。一天，趙神父走在街上，見到附近安老院外牆掛著十字架，進內查問，就開始借用修女的聖堂，早晚唱經祈禱。

「起初，修女對這群潦倒的修士頗有戒心，慢慢熟識了，才開始在精神和物資上支持他們。後來，這些安老院修女更成為大嶼山神樂院首批恩人之一，神樂院遠近馳名的『十字牌鮮奶』，起初就是由修女送給他們兩頭牛開始的。」



(六) 千山萬水，協力同心

莊宗澤神父說完了神樂院修士初期有趣的事跡之後，又拿出相簿來對照，津津樂道，一邊緬懷舊事，一邊細說前輩的功績，對天主和聖母的恩德，表達無窮無盡的感激，嘴角不斷掛著知足感恩的微笑。

莊神父繼續說：「當初李博嵐院長、趙神父及康修士等三人，隨著政府特派嚮導員，在人生路不熟的環境下，踏破港九荒山野嶺，到處尋覓一個可建築永久會址的適當地點。當他們抵達大嶼山大水坑勘察的時候，漁農處人員曾經坦白對院長神父說，這裡蚊蟲為患，百病叢生，實在是一個環境惡劣，不宜人居住的荒島。

「當時香港政府正擬在此興建一所痲瘋病院，只要神父肯接手開發這七十三英畝土地，政府願以每年一元的印花稅，永久租給熙篤會作會院。

「李博嵐神父心中萬分喜悅，當下在踏足處的草地上，俯伏朝拜，唯恐得不到手，又將懸掛在頸項上的聖母顯靈聖牌除下，恭恭敬敬埋在地中，誠

心許願，將神樂院的重建計劃，永遠託付在聖母大能的蔭庇助佑中，這片草地，就是今天神父宿舍所在的位置。

「這段動人的故事，是我入修院以後，李院長親自告訴我的，每次適逢其會，李院長還會帶領我們幾位新修士，回到當天埋藏聖母顯靈聖牌的地方，給我們由土中挖出聖牌，執在手中詳述典故，然後依舊放回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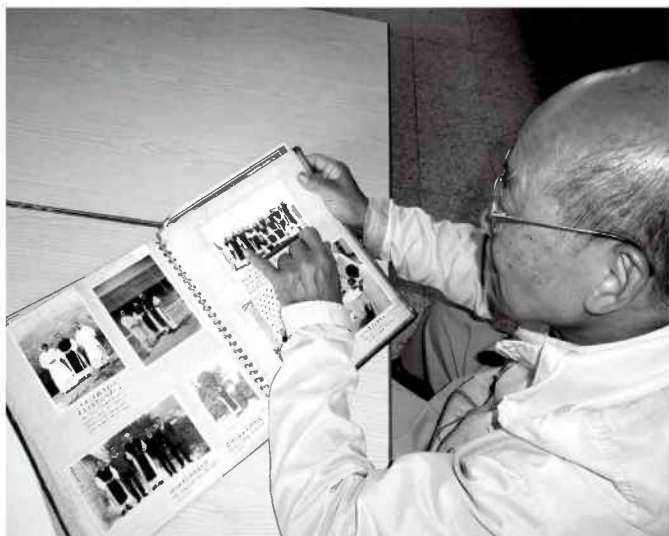
莊神父還憶述另一段熙篤會神父有趣的往事：

「來自大陸的熙篤會神父，早期在中國都是由法國籍會士培育出來的，包括正定河灘神樂院的神父在內，所以他們都懂法語，而湊巧安老院的修女：安貧小姊妹會(法語：*Petites sœurs des pauvres, PSP*；英語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LSP*)，也是一個創立於法國西北部，布列塔尼伊勒維萊訥省(Rennes, Brittany)的修會，院中修女常以法語彼此交談。就是這個機緣巧合，那天趙神父第一次進去安老院，用法語查詢，才得以跟修女們溝通。

「在李院長的帶領及群策群力下，神樂院於1951年5月，在大嶼山開始艱巨的重建工程。」

根據莊神父在《嚴規熙篤會聖母神樂院》光碟裡

的描述，建院初期，修士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從不懈怠熙篤會的團體規律和課程，從李院長帶領著的八位神父修士，首先住在梅窩一間小木屋內，每天清晨做過彌撒和早課後，帶著飯盒，走過一條直達會院所在的山路，工作直至日落，再打道回府，返到梅窩燒晚飯和做晚課。



莊宗澤神父拿出相簿細述神樂院初期有趣的事跡。

1951年7月2日，神樂院在大嶼山興建的第一座可以住宿的居所落成，跟著，在各地恩人的支援

下，在聖母的蔭底下，李院長漸漸把心中計劃逐步實現了。

兩年後，1953年11月，院長更把美國和加拿大散居流亡的八位神父，接回香港，神樂院多了一批生力軍，大家同心協力，建設工程就更進步神速了。

1954年，建築聖堂的工程在山頂展開，由院長李博嵐神父和任神父合力策劃，聖堂一年後落成，寧靜平安的鐘聲，開始在大嶼山海波中蕩漾，引領人們舉心向主。1955年，神樂院正式從中國遷移香港的公文，獲得教廷批准。1956年正式祝聖啓用神樂院，為熙篤會在中國的歷史劃上句號。



(七) 從十字奶到曲奇餅

說完了一段段有趣的往事之後，莊宗澤神父又給我解釋嚴規熙篤會(Order of Cistercians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 - OCSO)的傳統。

「祈禱和工作(*Ora et Labora*)是嚴規熙篤會士一向嚴格奉行的規條之一。世界各地的隱修院，都以他們刻苦的默觀生活和勞作方式，維持修院經濟自給自足，例如耕種、飼養、釀酒、養蜂採蜜、烘製蛋糕、設計聖物、繪畫聖像、創作聖樂、出版書籍、款待旅客，或指導團體避靜等等，各適其適。

「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在1951年建立時，就是按照法國熙篤會的傳統去牧養牛隻，並以出產鮮奶馳名全港。

「在1962年我初入神樂院的時候，大嶼山基本上是個荒山野嶺，到處都是光禿禿的，百業待興。可幸，不久神樂院又增加了一位香港生力軍：熱愛音樂的江克滿修士^{註四}，我們早出晚歸，開山劈石，江修士和我曾經到漁農處申請了樹苗，遍植山頭。記得剛開

始種樹苗那天，春雨綿綿，好像來日方長，現在已經樹木婆娑，果實纍纍，變成了一個世外桃源，不留一點荒野的痕跡。

「在大嶼山創院初期，神父首先嘗試飼養力康雞，每天除了自用，還將剩餘的雞蛋運到市區出售，後來供不應求，有需要擴張設施。不過，經仔細研究之後，他們發覺山上氣候乾燥酷熱，要大量生產力康雞蛋，必需投資冷氣冷房等設備，從人力物力來看，很不划算，所以很快就放棄了這項計劃。

「至於飼養乳牛，在香港顯然不是容易的一回事，起初很多人反對，認為無論在成本或管理方式來說，都要承受比養力康雞更大的風險，但以前在中國正定神樂院的修士，都有飼養過乳牛的經驗，他們都接受過法國神父修士的訓練，所以當1952年熙篤會總會長訪港時，對牛房計劃極表贊成，並且說養牛是熙篤會的老傳統，頗符合會士的樸素生活，遂鼓勵李院長嘗試。於是，會士們從安老院的小姊妹相贈的兩頭牛開始，接著從澳洲買到十五頭選種牛，又在山上遍植兩三種優質的牧草作為飼料，不斷研究改良，直至出產了馳名港九的『十字牌鮮奶』，供應大商店及酒店之用，風行一時。

「可惜，時移勢易，後來修院人手日漸短缺，鮮奶銷量銳減，1970年間甚至出現滯銷，要用鮮奶來餵雞餵豬，真是浪費。神樂院終於決定，將部分股權售予在元朗專業生產鮮奶的商人，與他們合作經營，並經常研究提高鮮奶產量及質素的方法。」

當我抵達神樂院的碼頭時，聽到船伕大聲通傳神父，城裡有人要訂購多多少少盒曲奇餅，我才知道，原來神樂院現在已經以曲奇餅聞名遠近了，又爲了保持超級質素，現購現造。聽說，早年神樂院曾經派遣兩名隱修士去日本跟隨名師學藝，在他們不斷精心研製下，他們的曲奇餅甚至青出於藍，製成品曾獲日本政府頒發品質優級獎證書。

(八) 隱修士的真本色

五十三年隱修生活，外人難以切身體會，莊宗澤神父可以分享心得嗎？

「祈禱、工作、學習是我們的動力，五十三年很快就過去了，哪裡有時間發呆沉悶。我覺得聖召也是如此，天主的莊園，開始時光禿禿，但日子有功，始終會出現青綠茂盛的一天。只要常常祈禱，不斷尋找自己獨特的方法去取悅上主便成。

「熙篤會規裡面有一句金句：愛基督在萬有之上(72：11)。這種愛，給平凡無奇的隱修生活，帶來深邃的平安和喜樂，無論祈禱、勞動或進修，都依著這個原則出發，平凡的生活就會變得多姿多采起來。現代的青年過慣節奏急速、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一切都要快、快、快，隱修院的寧靜和樸素，反而為他們構成一種精神及心理的壓力，這是隱修聖召不普遍的原因。

「美國有一個時期，物質豐富，經濟蓬勃，反而令到許多年輕人崇尚樸素，追求平靜的隱修生活，但



稍遇挫折，就敗興而返，聖召成功的例子不多。隱修生活帶來的平安和喜樂，要真正有志修道的人才能體會。我在美國肯塔基州的日色瑪尼母院(The Abbey of Gethsemani, Kentucky)唸神學時，有一位年長神父，他的專長是做麵包，但他的天賦是幽默，常常令到他身邊的人非常舒暢開心，我覺得這就是隱修士的真正本色。」

話剛說完，遠處的鐘聲在大自然一片寧靜中柔和的敲起來，又是唸日課的時間，莊宗澤神父微笑告辭，結束了這次訪問。

中國南宋名將岳飛說過一句千古傳誦的豪語：「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來表達他個人忠心愛國，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那末，對莊宗澤神父默默地在荒山野嶺，樸實無華地度過了五十三年隱修生活，我們又會下甚麼斷語？

莊神父在1962年入神樂院的時候，心中只有一個願望，他希望每天都能以嚴規苦修的生活，為全人類奉獻祈禱和犧牲，這種修道方式，不但在現代高科技社會中，不容易被年輕人接受，其實在五十年前，一樣是個勇敢的挑戰。剛開始時，莊神父擔憂家人會阻撓，所以心理上的壓力尤其大，但他願意把這一

切，連同工作祈禱和犧牲都奉獻出來，五十三年來莊神父天天堅守著自己向天主的承諾，終生不斷以默觀生活，忠心耿耿地支持世界各地的傳教士，這就是一位隱修士難能可貴的地方。

爲了趕上渡輪，我得走出梅窩的山頭小徑，一路上四野無人，道路蜿蜒曲折，崎嶇難行，烈日當空，曬得連頭蓋骨都紮緊起來，滿額大汗淋漓，很不好受。這令我聯想起當年，李博嵐院長帶著幾位從大陸血洗中倖存的修士，走過千山萬水，逃難到大嶼山大水坑重建神樂院的艱辛過程。而最不可思議的，是楊家坪神慰院這幾位苟餘殘喘的熙篤會士，居然能够在如斯惡劣的條件下，在朝不保夕的環境中，轉移到香港之後，又紮根茂盛起來。

過去六十多年來，中國教會不斷在政治鬥爭中轉型又轉型，國內外的神長連同近年羅馬的教宗在內，一直承受著抗拒、抵制、誤解的內心痛楚與折磨，但仍然對中國教會前途充滿信心與希望。榮休教宗本篤六世在2008年宣佈，呼籲全球信友每年在5月24日，爲中國教會祈禱，懇求聖母進教之佑的援助，一心信賴上主的奇妙安排。

莊宗澤神父是熙篤會在香港的第一顆茁壯成長的



隱修聖召種子，跟著也有好幾位進來神樂院成功修道的，這批青年願意過著克己苦修的生活，天天為全人類奉獻。我深切期待他們的犧牲，不但使隱修精神在香港延續，更渴望在普世教會與他們同心同德祈求下，終有一天中國重享宗教自由，熙篤隱修會可以重歸祖國懷抱。

註釋

- 註一：《嚴規熙篤會聖母神樂院》大嶼山聖母神樂院光碟(莊宗澤神父旁述)，2013年製作。
- 註二：《誰主浮沉——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著者林瑞琪形容熙篤會神慰院血洗事件是當年共產黨分化教會最激烈的手段之一，1947年是楊家坪神慰修院多災多難的一年，熙篤會神父修士幾乎全被趕盡殺絕。聖神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7月1日初版，頁55。
- 註三：《聖母神樂院滄桑五十年簡史》，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網站，2014年4月9日下載。
- 註四：《隱修與音樂兩相依》；江克滿神父，又名江恩澄，來自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家庭，一次和友人參觀神樂院之後，決定皈依天主教，1957年在神樂院領洗後入院隱修，1969年發終身大願，1973年晉鐸，1984年間，曾遵趙本篤院長命赴臺灣創建新院，1999年回港，被團體選為院牧。香港聖樂委員會網站。2014年11月間下載。